



UNIVERSITY OF LEEDS

This is a repository copy of *Domestication Strategy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in American TV Series—Taking 2 Broke Girls as an Example*.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URL for this paper:
<http://eprints.whiterose.ac.uk/124623/>

Version: Accepted Version

Article:

Yang, L (2017) Domestication Strategy in Subtitle Translation in American TV Series—Taking 2 Broke Girls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5 (1). pp. 110-114. ISSN 1673-9876

10.16362/j.cnki.cn61-1457/h.2017.01.022

(c)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is an author produced version of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use

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fulltext items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copyright exception in section 29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allows the making of a single copy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non-commercial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within the limits of fair dealing. The publisher or other rights-holder may allow further reproduction and re-use of this version - refer to the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record for this item. Where records identify the publisher as the copyright holder, users can verify any specific terms of use on the publisher's website.

Takedown

If you consider content in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to be in breach of UK law, please notify us by emailing eprints@whiterose.ac.uk including the URL of the record and the reason for the withdrawal request.



eprints@whiterose.ac.uk
<https://eprints.whiterose.ac.uk/>

美剧字幕汉译的归化策略研究

——以《破产姐妹》为例

Domesticating Strategy in Subtitling Translation in American TV

Series

—Taking 2 Broke Girls as an Example

摘要: 大量国外的影视剧作近些年输入我国,有的剧作甚至非常受欢迎,因此影视剧的字幕翻译成了一个热点研究话题。通过对比汉语字幕和英文原文可以发现,很多影视剧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其汉语字幕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是密不可分的。美剧《破产姐妹》在中国大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就是该剧的中文字幕翻译采取了三种归化策略。

关键词: 字幕翻译; 归化; 美剧; 破产姐妹

Abstract: Many foreign TV seri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in recent years. Some are very popular with Chinese. So, subtitling translation in TV series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Through analysis of Chinese subtitling translation and its source English,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success of some series can owe to the domesticating strateg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2 Broke Girls is popular in China is that its Chinese subtitling uses three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strategies.

Key Words: subtitling translation; domesticating; American TV series; 2 Broke Girls

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和对外交流范围的不断扩大化,国外的影视剧作品越来越受到广大影迷和电视迷的欢迎,特别是美剧,在诸如网络等新媒体上得到了青少年的热烈追捧。有关国外影视作品的翻译研究因此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们的关注,在“中国知网”上全文检索“国外影视作品翻译”等词条,可以搜索到近两年每年发表三百多篇此类论文。

《破产姐妹》(2 Broke Girls, 又译《患难姐妹花》,《追梦女孩》等)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2011年9月19日开始播出的一部情景喜剧。该剧由米高·帕特里克·金与惠特尼·甘姆斯等人合作打造,制作公司为华纳兄弟电视,讲述了两个出身背景截然不同的都市女孩的故事。女主角之一的Max来自穷人家庭,另一位女主角Caroline来自超级富豪家庭,但是家道中落,不得不去Max工作的餐厅打工,两人计划共同赚钱筹集资金来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剧情围绕两姐妹努力打拼而展开。无论在电视上还是网络上,该剧的收视率均比较高,是目前国内外最受欢迎的美剧之一。它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与其字幕翻译的成功密不可分。本文将通过具体例子来分析其字幕翻译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①。

2. 文献回顾

2.1 影视翻译研究

影视剧类作品翻译的相关研究在近些年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Gottlieb (2001: 85-110)对字幕翻译的概念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字幕翻译是指将影视媒体当中的

语言信息翻译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在屏幕上用一到两行文字表达出来，同时注意要和原文字幕相同步。Chiaro (2009: 141-165) 进而对影视类翻译系统地进行了分类，其中包含配音翻译、字幕翻译、话外音和计算机游戏本地化等等。他指出在字幕翻译当中，翻译员除了要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外，还要注意观众会自觉地将字幕翻译和正在收看的视觉信息进行匹配，但在传统的翻译当中，读者只能将读到的翻译与自己头脑中的想象相匹配，因此对比之下，影视字幕翻译给译员留下的可操纵空间很小。在遇到文化负载词，特殊的语言结构，歌曲、笑话、韵脚等语言和文化融合的表达时，译者应当多加小心处理。Tveit (2004: 16) 提到了配音翻译和字幕翻译的不同，他认为如果影视剧作品中还有配音，情况更为复杂，译者不仅要注意翻译的内容，还要注意剧中人物的唇形同步等技术问题。毕竟，让剧中的人物直接说外语的听觉冲击会比看字幕的视觉冲击更大，翻译时还会碰到另外的一些问题。本文将要讨论的内容仅限于字幕翻译的策略，不涉及配音等其他类型的影视翻译。

Cattrysse (2001: 3-5) 指出，影视中的字幕翻译一定要让内容适应目标语的文化规范和传统，一些特定观众熟悉的内容可能反而会刺激另外一群观众。此外，影视翻译的独特之处在于，译者要注意协调当中的语言翻译和非语言类的翻译，比如一些图像的处理就要提前考察目的语文化。Remael (2001: 16) 的观点与此类似，他也指出影视翻译不同于传统的翻译研究，影视翻译要注意文本的多模态性(multimodal)。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呼应本地化理论，但同时拓展了影视翻译的研究范围，将影视翻译和符号学、多模态理论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可以看作是符际翻译理论(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Jakobson, 2000: 114) 的一个坚实例证。

在具体进行翻译时，国外的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法。Petit (2009: 45) 提出了八种在影视翻译中遇到文化负载词时的处理策略，比如有借用，对等等。他将这些策略分别在翻译字幕和翻译配音时如何应用加以举例说明。但是这些策略基本还是以 Vinay 和 Darbelnet (1995) 提出的理论框架加以展开，使用的术语也一样，可以说，这些翻译策略的创新度本质上不大，而且 Petit 的策略主要用来翻译文化负载词，而影视剧当中的翻译又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化负载词。Gottlieb (2009: 24) 注意到了针对不同类型的影视剧作品要有不同的翻译策略，他指出，在翻译纪录片(documentaries)的配音或字幕时，译者一定要注意保留一些文化负载词，而在翻译剧情片(feature films)时，这一点要求不是那么强烈。可见，Gottlieb 认为纪录片更加强调文学和艺术的效果，以及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传播，目标语观众可以借助翻译的纪录片更多地体会到原作当中的风土人情，而剧情片则以娱乐和休闲为目的，那么在翻译情景剧时，译者主要应该注意剧情内容的翻译，原作的文化背景等因素可以适当淡化。Kovacic (1998: 123-129) 认为，影视翻译过程中使用过多的文学语言会加大观众的解码压力，其功能可以用图像或者非语言效果替代，因此，简化文学语言而用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进行弥补可能会更好地整体保留影视作品的文学性。Smith (1998: 139-141) 和 Perego (2009:58) 都认为，影视翻译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应当多用简单的句型，即使是解释性的语言，也应该通俗易懂，而且，字幕的切分要讲究逻辑性，让观众更好理解。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读者反应论的影响，在影视翻译当中，译者对观众反应和接受的考虑要比在传统类型的翻译中大得多。

2.2 归化翻译研究

翻译学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经历转型，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文字之间的简单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之间的交流。Holz-Mänttari (1984: 86) 称翻译是一种“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活动。Lefevere (1994: 9) 则称翻译就是一种“文化互渗”行为(acculturation)。Nord (2005: 8) 认为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行为。Nida (2002: 110) 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沟通，对于成功的翻译而言，了解两种文化比掌握两门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汇只有在其有效的文化背景当中才有意义

(For truly successful translation, biculturalism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bilingualism, since words only have meanings in terms of the cultures in which they function.). Bassnett 和 Lefevere 于 1990 年将在英国华威举办的一次翻译会议论文进行了编辑, 合作出版了《翻译, 历史与文化》一书, 在该书中, 两人旗帜鲜明地将“文化转型”列为核心词目, 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放弃“科学的”语言学派, 把对等从文本提高到文化的角度。Gentzler 指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翻译研究正式地进入到了“文化转型”阶段, 而 Bassnet 和 Lefevere 两人应该被大家当成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鼻祖 (Snell-Hornby, 2006: 55)。

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翻译既然与文化交流关系如此密切, 那么在翻译时应该怎么样处理原文中的文化因素? 人类的文化多种多样, 不同的文化之间必然有差异, 有时差异甚至还很大, 那么怎么样去传达这种差异? 翻译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种差异? 翻译界内部人士对此产生了分歧, 一些人认为翻译时应当以源语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Venuti (2008: 15-20) 在其著作中《译者的隐形》中区分了两种翻译策略, 即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归化是以目的语或者译文读者为归宿, 让作者向读者靠拢, 译者应该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因此译者给人的错觉好像是不存在的, 呼应了其著作的标题, 译者是隐形的。而异化以源语文化为导向, 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 吸收外语表达方式, 让读者向作者靠拢。Venuti 指出, 在译入英语时, 翻译中由于受到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所谓的忠实的翻译往往需要给读者一种流畅的表象, 因此, 如果采取异化的或者实验性的翻译, 译者很可能受到出版商等人的抵制。

Venuti (2008: 5-9) 还剖析了这一表象背后的原因, 他认为, 首先, 在二十世纪, 特别是在二战之后, 科学技术进步推动政治经济大发展, 传媒技术的革新拓展了广告业和娱乐业, 这又进一步支持了商品生产和交流的经济循环, 这一切都影响了各种各样的纸质和电子媒体, 它加强了语言和其它表征方式的纯工具功能, 强调语言表达必须能立刻让人理解并清楚地传达概念。这种大的语言趋势也深刻地影响了英语语言中的其它文化形式, 包括翻译, 因此, 英语当中的翻译就一定要以让读者阅读时感到流畅为先导, 翻译中的风格特征等要减化。其次, 英美文化当中非常强调独立的作者身份的概念, 作者可以在写作当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 这种自由地表达就是一种原创性。这就给译者带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 人们认为翻译是第二次表征, 只有原文本忠实于作者的意图, 译文是衍生的, 假的, 甚至是错的; 另一方面, 人们要求译文用清晰的效果抹去其从属地位, 可以带来原作的表象, 让译文也具有原创性。因此, 译者自身的创作身份就模棱两可, 作者原创的概念继续在破坏译者的工作, 译者仍然处于隐形的状态。最后, 英美文化对翻译的法律地位的界定常常也是含糊不清, 翻译仅仅是基于原作的“改编”或“衍生品”, 翻译的版权等归属于作者, 作者拥有翻译出版的决定权利, 译者只能听从于作者。翻译的合同协议对译者来说也通常很不利。这些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就是翻译在英美文化当中处于从属地位, 译文必须要以光滑流畅来取悦读者。Venuti 在这里着重考虑的是翻译背后的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 但其实, 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中国文化, 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都会贴近读者, 让目的语读者阅读起来感到舒适。

无疑, 如前所述, 如果在影视节目当中我们要过多地考虑观众的反应和接受, 译者应当适当考虑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2.3 本文的研究目标

我国的一些学者对影视剧作品的翻译研究, 特别是对国外影视剧的汉语翻译以及传播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黄越(2011)提出了字幕英汉翻译以受众为中心的总原则, 并详细分析了支持这一总原则的分原则, 既合理的经济原则、口语化、易懂性原则, 她还给出了具

体的翻译策略，如减译、缩译、阐释、标点符号的使用等。胡磊（2012）分析了近几年我国影视字幕翻译的现状，并预测了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他认为，目前我国的影视字幕翻译存在对词义的理解错误、不考虑目标语表达习惯和译者缺乏责任心等问题，未来的字幕翻译应该以归化策略为主导地位。以上的这些研究都注意到了字幕翻译要考虑受众，但是都过多地注重理论研究，轻视实证研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为了理论而写理论，让读者不能很好地去把这些理论加以应用。彭典贵（2013）尝试将归化策略运用到影视翻译中情色禁忌语的翻译，但整篇文章只讨论了 sex 一个词在《欲望都市》中的翻译，难免给人一种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印象(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似乎归化翻译的策略仅限于此。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破产姐妹》一剧中很多中文字幕的精彩之处在于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该剧的观看效果。下面通过例子具体说明这一点，并希望可以为影视翻译的归化策略研究做出相应的铺垫性工作。

3. 《破产姐妹》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

根据字幕翻译要以受众为中心，语言贴近观众的原则，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总结出本剧字幕翻译当中的几种归化策略。

3.1 仿词（句）

就是把源语词或者句子按照语法意义和构词原理翻译成目的语。仿词的创造性不如新词，但强于直译外来词（李雁，2014：616-624）。Vinay 和 Darbelnet 提出了七种翻译过程，仿词类似于当中的 adaptation，是一种特殊的情景对等（1995：39）。它可以极大地减低观众的解码压力，让观众很好地享受影视剧的内容，而不是其语言。Smith（1998：147）提到，影视翻译要注意目标观众和影视剧的体裁，本剧的观众主要以都市的青少年为主，内容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展开，因此在翻译时可以充分考虑观众心理，仿造一些年轻人熟悉的语言，典故等等，贴近他们的生活。例如：

(1) Han: I am no longer Han Lee. I have new American name Bryce.

Max: Bryce? Your name is Bryce Lee?

字幕译文：憨：我已经不叫李憨了。我取了新的英文名字，布莱斯。

麦克斯：小笼？你改名叫李小笼？

餐厅老板李憨模仿华人著名动作影星李小龙的英文名字“Bruce Lee”给自己取名“Bryce Lee”，希望让自己显得更加阳刚一些。而麦克斯抓住了老板的这一心理，对原句进行重述和反问，让人感到李憨实际在自我寻找安慰。译者在这里充分考虑了汉语观众的习惯和汉语本身的特色，汉语观众更熟悉李小龙，对他的英文名 Bruce Lee 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如果麦克斯的答句中继续使用布莱斯，那在汉语观众中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而直接谐音使用他的汉语名字，则会让汉语观众迅速体会其中的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还给观众留有一定的空间来品味汉语语言文字的美感，我们知道，英语使用的拉丁文字是一种字母式书写体系(alphabetic)，用来记录单个音素，可以用语音产生某种特定效果，而汉字是一种语标书写体系(logographic)，本身起源于图像，用来记录音素的组合，也就是音节，通常要使用声调来区分音节的意义，单个音素的变化往往难以产生效果，两者的符号系统不同。在原文中，Max 回答的 Bryce Lee 可以让英语观众回想起李小龙的英文名 Bruce Lee，英语通过音素变化，产生互文性，从而得到喜剧效果，但在翻译中，译者没有像上句一样把名字音译成布莱斯·李，而是通过文字体系的途径谐音译成“李小笼”，最后，英语听觉上的语音互文幽默通过不同的符号体系转换成汉语的谐音视觉幽默，可见，在英汉字幕翻译时，译者可以通过不同符号之间的转换来获得一定的翻译效果。

(2) If I have to strip, I have to strip.

字幕译文：君要臣脱，臣不得不脱。

这句话是女主角 Max 的台词，译者将汉语俗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的“死”改成了“脱”，既让观众明白，又准确地传达了意思。

(3) I've no shame about anything.

字幕译文：羞耻在我眼中是浮云。

此处译文模拟了“神马都是浮云”，本意是说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在剧中 Caroline 发现 Max 拿手的蛋糕竟然是用蛋糕粉做的时，为她感到羞耻，但 Max 不以为然，说出了上面这句话，这里仿照网络俗语让观众心领神会，莞尔一笑。

3.2 套译

Vinay 和 Darbelnet (1995: 38) 指出，同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一种情景完全可以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当中展现出来，这样在翻译时，译者就是处理对等的文本。这个观点承认了可译性，赞成人类生活当中普遍存在共性，因此，很多情况下语言要表达的内容是对等的，只是形式有所差异。这里所谓的套译，就是直接套用汉语现成的表达方式，比仿词更加直接，特别是套用一些汉语的成语、俗语等进行翻译。这种译法更加贴近目标语观众的文化传统，更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例如：

(4) And no one will even talk to her.

字幕译文：树倒猢猻散，墙倒众人推。

树倒猢猻散指靠山一旦垮台，依附的人就一哄而散，而墙倒众人推指一个人在受挫时，大家都趁机打击他。在本剧中，女主角之一的 Caroline 因为父亲破产，被捕而受到牵连，遭到之前朋友的白眼和冷落，所有人都离她而去，正好符合中文中这两句成语的语境，这里套用这两句成语，虽然略有夸大之嫌，但是非常贴近剧中人物的处境。

(5) Max: Don't go there, Han.

Han: Oh, I'm already there. And now I'm back.

字幕译文：麦克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憨：我偏要提，我提起又放下了。

这里直接套用了汉语俗语，“哪壶不开提哪壶”，意思指某个让听众不开心的话题。翻译让汉语观众感到非常亲切舒服。

(6) And if you're gonna be hated, you better look damn good.

字幕译文：要当过街老鼠，也要当最美的老鼠。

过街老鼠在汉语中用于比喻人人痛恨的坏人，常用作“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本句中“if you're gonna be hated”字面意思是说“如果你希望人人恨你的话”，所以可以归化翻译成“过街老鼠”。

(7) Max: Your friend said it was a sure thing.

Caroline: There is no sure thing.

字幕译文：麦克斯：你朋友说这事是板上钉钉的。

卡罗琳：没有什么是板上钉钉的。

“板上钉钉”本义指在石板上钉上铁钉，现在用法偏正式成语，比喻事情已经决定，不能改变，在这里正好可以对应翻译“a sure thing”。

3.3 运用汉语新词

近年来的汉语新词主要以网络用语等新媒体为主，这些词汇的特点是传播度较广，通俗易懂。运用这些新词进行翻译，会显得译文很“接地气”，容易受到青少年观众的热捧。Cattrysse (2001: 3-5) 指出，影视翻译中，翻译过程本身就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当中，翻译一定要注意时间因素。影视翻译的语言要与时俱进，考虑到多数影视字幕翻译，特别是剧情片的字幕翻译，主要是以娱乐为目的，翻译时可以使用一些汉语的新词汇。而且影视翻译不

属于严肃的文学类翻译，传递原作信息的目的要远远大于传递原作语言和形式的目的，因此信息功能就超过了语言形式，译者不需要紧密地围绕语言进行翻译（Newmark, 2009: 141-165）。例如：

(8) Everyone's as judgmental as me.

字幕译文：大家全部爱吐槽。

“吐槽”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汉语新词，是指对认为违背常理的话语、事情等予以快速、犀利的批评。在这里翻译“judgmental”一词恰到好处。

(9) That is weird and humiliating and hot.

字幕译文：这真是又雷人又丢人又撩人。

雷人本义是指云层放电时击倒某人，现在指出人意料且令人格外惊讶，很无语的意思，有时也引申为因为事物的某些属性而使看到的人产生无限热爱的一种情况，这里的翻译当然是雷人的现代用法。

(10) I still felt jealous.

字幕译文：我还是觉得羡慕嫉妒恨。

“羡慕嫉妒恨”是2009年左右开始流行于网络的一个串词，表示人因不满情绪的递增而强烈到差不多不能自持，这个新词加强了中心词“嫉妒”的表达效果，还包含了嫉妒的结构层次和来龙去脉。这类词语把同义词或近义词反复叠加，通过紧凑、复沓的形式，表达鲜明、强烈的情感，追求一种奇特、夸张的效果，用在这里起到了强调作用。

(11) Ehr mah gerd.

字幕译文：额滴神啊/我勒个去。

“额滴神啊”，是大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老板娘佟湘玉的口头禅。这一表述是陕西的关中方言。在关中方言中，“额”即“我”，“滴”即“的”。“额滴神啊”意思是：我的天啊、我的上帝啊、等等。后来发展为网络流行语言，一遇到不可思议的事就说“额滴神啊”。原文的“Ehr mah gerd”实际上是指“Oh my God”和“额滴神啊”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勒个去”是一个网络用语，又名“我了个去”。这个词因为在百度魔兽世界吧的多次使用，一夜爆红。不是骂人的，而是为心情不愉快或者奇怪时的发泄语，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凑足四个音节，才有了这个词，后来广泛被网友们所用，十分流行，QQ和腾讯大部分游戏上也经常出现，这个汉语新词和原文表达的意思也是如出一辙，用来翻译非常幽默诙谐。

4. 结语

归化翻译策略的特点就是译文容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缩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影视剧字幕翻译当中，归化策略可以极大地减轻观众阅读字幕时解码的压力，贴近观众自身的文化氛围，甚至还可以产生额外的戏剧（或喜剧）效果。当然，并不是说归化策略就完美无缺，其本身也有一些局限性，比如不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无法让目标语观众体会异域风情等等，但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以美剧《破产姐妹》为例，对剧中字幕翻译的归化策略进行了梳理和归类，并列举了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进行说明，旨在为以后的影视剧翻译提供策略上的选择，并为影视剧翻译的研究做出铺垫性的工作。

注释：

① 文中的汉语字幕翻译均出自搜狐网视频中的《破产姐妹》。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 and A.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Pinter, 1990.

[2] Cattrysse, P. Multimedia & translation: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A]. In Y. Gambier and H. Gottlieb (eds.)

- (Multi)Media Translation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3-5.
- [3] Chiaro, D. Issue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 In J. Munday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ed Edition*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41-165.
- [4] Gottlieb, H. Subtitling: visualizing filmic dialogue [A]. In L. Garcia and P. Rodriguez (eds.) *Traducción subordinada (II). El subtitulado* [C]. Vigo: Servicio de la Universidad de Vigo, 2001: 85-110.
- [5] Gottlieb, H. Introduction –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an overview of its potential [A]. In J.D. Cintas (ed.) *New Trend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24.
- [6] Holz-Mänttari, J. *Translatorische Handeln Theorie and Methode* [M].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84.
- [7]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14.
- [8] Kovacic, I. Language in the media – a new challenge for translator trainers [A]. In Y. Gambier (ed.) *Translating for the Media* [C]. Turku: Painosalama OY, 1998: 123-129.
- [9] Lefevere, A.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4.
- [10] Newmark, P. The linguistic and communicative stag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 In J. Munday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Revised Edition*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41-165.
- [11] Nida, E. 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 [12]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M]. NY: Rodopi, 2005.
- [13] Perego, E. The codification of nonverbal information in subtitled texts [A]. In J. D. Cintas (ed.) *New Trend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58.
- [14] Petit, Z. Connecting cultures: cultural transfer in subtitling and dubbing [A]. In J. D. Cintas (ed.) *New Trends i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9: 45.
- [15] Remael, A.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multimodal and multimedia translation [A]. In Y. Gambier and H. Gottlieb (eds.) *(Multi)Media Translation* [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16.
- [16] Smith, S. The language of subtitling [A]. In Y. Gambier (ed.) *Translating for the Media* [C]. Turku: Painosalama OY, 1998: 139-141.
- [17] Snell-Hornby, Mary.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18] Tveit, J. E. *Translating for Television* [M]. Bergen: JK Publishing, 2004.
- [19]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20] <法>Vinay, J and J. Darbelnet.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M]. Translated by Sager, J. C. and Hamel,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21] 胡磊. 影视字幕翻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J]. 电影文学, 2012(3): 152-153.
- [22] 黄越. 从受众角度论影视原声作品字幕的英汉翻译[J]. 山东外语教学, 2011(3): 85-90.
- [23] 李雁. 《红楼梦》法译本的“深度翻译”及其文化传递[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4(4): 616-624.
- [24] 彭典贵. 影视翻译中情色禁忌语的归化策略[J]. 上海翻译, 2013(3): 66-68.

作者姓名: 杨陇(YANG Long)

通讯地址: School of Languages, Cultures and Societies, G34 Michael Sadler Building, University of Leeds, Leeds,
LS2 9JT, UK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 2014 年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留金亚[2014]9037 号)资助。

作者简介: 杨陇, 英国利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翻译学在读博士生, 研究方向: 翻译学及跨文化交际学。

联系方式: 电话: 0044 (0) 7518520825, Email: mly@leeds.ac.uk, 邮编: LS2 9JT。